

試談「南北」問題

尹慶耀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間，英國勞合銀行董事長法蘭克斯（Franks）訪問美國國務院時，曾經說過：「北方的工業國家，爲了幫助南方的發展中國家，應當一致合作，成立國際機構以司其事」。這似乎是「南北問題」一詞的濫觴。

大致說來，工業先進國家集中在北半球，而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則大都位於南半球。所謂「南北問題」，實際就是先進國與後進國的經濟差距問題。

有一位法國的人口學家，曾經首次使用「第三世界（Tiers-Monde）」一詞。他的意思是指亞、非、拉丁美洲地區北起北緯三〇度，南迄南緯三〇度的主要部分，那裏差不多有九〇個國家。這位學者認爲，此一地區內各國的社會經濟結構，與世界其他地區異其性質，它的開發展望，不能依靠西歐的經驗去理解，爲了儘可能表現其「無色」，應稱之爲與東方世界及西方世界不同的「第三世界」。他的着眼在經濟和文化方面。

假如我們不拘泥於緯度的絕對界限，則這裏所說的「第三世界」，和法蘭克斯所說「南北問題」中的南方，事實上是差不多的。

過去，我們講東西問題，並指自由（西）與共產（東）兩大集團而言，其問題的核心在思想對立，是屬於政治性的；現今，我們講南北問題，是指先進與後進國家而言，其問題的核心在貧富懸殊，是屬於經濟性的。不要說南北問題已經取代了東西問題，「東西」難道不在利用「南北」作鬥爭？不要說經濟問題已經取代了政治問題，國際間的鬥爭豈能真正做到政經分離？何況南北之間除了貧富問題外，還存在有種族（黑、白）和國家地位（大小、強弱）等問題。

試談「南北」問題

我們得指出，「南」方的第三世界，正是毛共國際統戰活動的主要地區，而且是一直如此，從未改變，至多也只改變一個名稱而已。大部時間它直稱那裏爲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有時稱之爲中間地帶或第一中間地帶①。一九七〇年春以降，當自由世界輿論大談什麼「三角論」「超大論」時，毛共有意以「中、小國家」代表上述地區。例如一九七一年毛共「兩報一刊」的元旦社論，一方面鼓吹：「許多中、小國家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這兩個超級大國的強權政治，已成爲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一方面聲言：「中國（毛共——下同）任何時候都不做超級大國，現在不做，將來也永遠不做」。

一九七一年毛共進入聯合國，多了一個反超大的戰鬥場所。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毛共代表團長喬冠華在聯大首次發言，聲稱：

「中國仍然是一個經濟上落後的國家，也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國家。中國與絕大多數亞、非、拉國家一樣，是屬於第三世界的」。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日，毛共出席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第三次會議的代表團長周化民在大會演說時，再度重新并強調了和喬冠華同樣的話語。

現今，毛共較多使用「第三世界」字樣，在這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時期」②，聯合「第三」而反對一、兩個超級大國，對喜歡在口號上玩弄數字的老毛共說來，是既簡便而又順理成章的。

二

在「南」方或第三世界，有些什麼組織可以供毛共利用呢？

過去，有一個無形組織的亞非會議，它於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

四日在印尼的萬隆舉行第一屆會議時，共有二十九個國家參加。其時毛蘇共黨尚在合作期間，周恩來在會中演技超羣，其和平攻勢獲得一些效果。一九六三年以降，毛蘇共公開分裂，毛共積極籌開第二屆亞非會議，企圖從這一地區逐出蘇聯的勢力。這次努力失敗，亞非會議一延再延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開會，但毛共於會前自行杯葛，使它流產。今後歷史上怕不會再有亞非會議了。

亞非另一個有形組織是亞非人民團結組織，毛共曾竭力慫恿容納拉丁美洲參加，使它由兩洲組織變成三洲團結組織。第一屆亞非拉丁美洲人民團結會議，於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舉行。其時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已倒向蘇聯，毛共在會中吃癩。由於團結會議變成一個鬥爭會議，因此三洲團結組織固然無以為繼，就連原來的兩洲團結組織也不容易再召集大會，毛蘇雙方雖還利用業已分裂的亞非作家協會、亞非新聞記者協會等組織作鬥爭，實際上它已經沒有多大作用了。

另一個組織是不結盟國家會議，第一屆會議於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至六日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舉行，參加者二十五國；第二屆會議於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至十日在開羅舉行，與會者四十七國，另有十位觀察員；第三屆會議於一九七〇年九月八日至十日在桑比亞首都路沙卡舉行，參加者五十餘國。不結盟除國家首腦會議外，還有外長會議，路沙卡會議後，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至三十日在紐約舉行過一次不結盟國家外長會議，參加者有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一九七二年八月八日至十一日又在圭亞那首都喬治敦舉行外長會議，有六十四國參加，其中亞洲十七國，非洲四十一國，拉丁美洲五國，歐洲一國。第四屆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已預定今年九月五日起，在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舉行，本文刊出時，會議當已在進行中。

不結盟原係冷戰體制下的產物，為指責「中立是偽裝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的毛共所不喜歡。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七個不結盟國家（其中包括當時還相當親毛的阿聯、加納、阿爾及利亞、桑比亞、阿富汗、尼泊爾等）提出呼籲書，分送美、英、法、蘇、毛、南北越和「南解」，要求和平解決越戰，被毛共悍然拒絕并冷嘲熱罵。

現今在談判時代，美蘇兩大陣營可以直接對話，不結盟國家所標榜的和平共存、積極中立口號已失其意義，它們在兩大陣營間的橋樑作用、發言地

位以及向雙方索取援助的便利，都已不復存在。而不結盟的支柱尼赫魯、蘇卡諾、恩克魯瑪、班貝拉、納塞等相繼死亡或失勢。於是，不結盟國家越來越左，以反帝反殖、反超大和民族解放為口號與目標，也就越來越接近毛共的路線，因此自第三屆首腦會議以來，毛共對不結盟就大感興趣，不時想加以利用，但不結盟內部的裂痕也就隨之加深。在喬治敦舉行的外長會議中，具體討論了以軍事及財政支援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運動的計劃。會中接納了施亞努的噶囉代表高棉而將金邊的代表摒諸會外，又對上次首腦會議尚為觀察員的「南解」給予正式代表的地位，印尼、馬來西亞、寮國以恐將影響當時的巴黎和談為由表示反對，但因不過眾多的非洲國家，乃憤而杯葛了外長會議。斯里蘭卡（錫蘭）希望第四屆首腦會議在斯舉行，又為非洲國家依靠多數加以阻止。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三十一個非洲獨立國家的元首、政府首腦和代表在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舉行會議，通過了「非洲統一組織憲章」，成立了非洲統一組織（OAU）。憲章上揭櫫的該組織宗旨為：促進非洲國家的統一與團結，加強非洲國家在政治、外交、經濟、文化、防務等各方面的合作，保衛非洲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與獨立，從非洲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促進國際合作。會中又決定以憲章簽訂的日子——五月廿五日為「非洲解放日」。

今年五月廿五日為OAU成立十週年，從二十四日起，該組織就在阿迪斯阿貝巴舉行慶祝，廿六日起舉行第十屆非洲國家首腦會議。目前，這個組織的成員國已達四十一個，其路子也越走越左，毛共當然對它抱有希望，竭力想加以利用，它之歡迎衣索比亞西往訪和雙方建交，其動機亦即在此。但是非洲國家原本就分作若干集團，一九六六年會議中的對英斷交問題，今年會議中的對以問題，都表現着不一致。就在十週年的大會中，利比亞指責衣索比亞與以色列維持關係，作帝國主義的爪牙，主張OAU總部應由阿迪斯阿貝巴移往開羅，索馬利亞因與衣有邊境糾紛，也主張把總部移往其他非洲國家。

早在一八九〇年，作為區域組織就有美洲聯合的成立。第二次大戰後，一九四八年美洲聯合第九次大會通過了美洲國家組織（OAS）的憲章，該組織就正式成立。OAS有美國參加，它不像OAU自成立之始就有民族主

義色彩。不過，一九六八年祕魯沒收美國國際石油公司財產，美祕關係惡化，而整個拉丁美洲的民族主義隨之抬頭。今年三月中旬，聯合國安理會在巴拿馬開會，因永久使用巴拿馬運河問題，美國受到圍攻。毛共代表黃華發言，鼓吹拉美反霸新高潮，聲言支持各國的「正義鬥爭」，并特別表示堅決支持巴拿馬政府和人民爭取收回巴拿馬運河區。四月四日至十四日美洲國家組織第三屆大會在華盛頓舉行，若干國家要求改變泛美體系現狀，大會聲明中，強調主權、平等、獨立等，并通過決議，譴責多國籍公司干涉「純屬各國權限範圍以內的內部事務」。這個組織內部的反美情緒，正是毛共可資利用之點。

三

第三世界的現況中，有一些什麼問題，使其容易受毛共誘騙呢？

首先，它們大都是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獨立的新興國家，它們對西方先進國家（幾乎可說都是白人）仍有歷史的積怨。雖則帝國主義時代已成過去，殖民地即將絕跡^③，但其反帝反殖情緒依然未泯，對白人統治羅得西亞及南非抱有強烈反感。由於高度的民族自尊心，使其對領土、主權問題極為敏感。阿爾及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包米迪尼屢次聲言：「地中海是地中海國家的地中海，外國軍艦和外國基地必須清除出去，地中海應該成爲和平湖」。這和毛共所謂「亞洲人的亞洲」、「歐洲人的歐洲」、「拉丁美洲人民是拉丁美洲的主人」等口號是相同的，因而很容易受到毛共的誘惑。

第三世界中若干國家的領導人物，在羣衆中有號召力，其本身對政治權力追求迫切，有的甚至希望做第三世界的領袖。例如利比亞強人格達費就以第二納塞自許，他曾經說：「我是個沒有國家治理的領袖，而埃及却是個沒有領袖治理的國家」。他之力主利埃合併，實際上是企圖擴大政治基礎，進而取得阿拉伯世界的領導權。此等人物，對內希望其權威統治合法化，對外則實行冒險外交，俾能取得第三世界領袖的地位^④。爲此，他們不能取法民主國家，而寧願效顰毛共。

新興國家對自己未來前途有所憧憬，政治獨立之後，更希望在經濟上獲得發展。這本屬正當的構想，但因經濟基礎薄弱，快速發展不易，常常會想

到靠公有公營的指導經濟求發展，靠沒收外國資產來充裕建設資金。像毛共出席聯合國貿易與開發會議第三次會議的代表團長周化民在會中所說：「沒有政治上的獨立，就談不到經濟上的獨立；而沒有經濟上的獨立，一個國家的獨立是不完全的。亞、非、拉國家在經濟上的落後，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壓迫和掠奪造成的。……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⑤。這些話，是第三世界所樂意聽的。

目前，毛共自視爲「第三世界的一員」^⑥，就是因爲它的「經濟發展水平仍然是不高的」^⑦。它以經濟落後廁身於第三世界之林，實際也就是想聯「貧」以抗「富」，聯「南」以抗「北」。

可是，經濟方面的南北差距實況如何呢？左列一些數字，或許可供參考。

就當前情況言，「南」方的發展中國家人口佔世界總人口六六%，生產總值佔世界生產總值一二·五%；「北」方的先進國家人口佔世界三四%，生產總值佔世界八七·五%。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經濟雖有進步，但和「北」方的差距不是在縮短而是在拉長。據統計，「南」方貿易總值，六〇年佔世界二一·三%，七〇年代只佔一七·六%；個人所得在六〇年代時，「南」與「北」爲一與一〇之比，七〇年代爲一比一三，以絕對數字言，一九七一年「南」「北」個人平均所得爲二〇五美元對二、六二〇美元，至本世紀末將爲四二〇美元對八、〇〇〇美元，成爲一與一九之比^⑧。

聯合國有一個貿易與開發會議，原是由若干亞、非、拉國家創議和推動，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經聯合國大會正式批准召開的。顧名思義，它是一個協助「南方」發展經濟貿易的組織。第一次會議於一九六四年三月廿三日至六月十六日在日內瓦舉行，出席者二一國，代表二千餘人，其中七七國爲發展中國家。會中「南北」爭執甚烈，但也通過了法國的提案，要先進國每年以其GNP的一%援助發展中國家。這次會議決定建議聯合國建立貿易與開發會議（UNCTAD）作爲永久機構，每四年開會一次。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聯合國通過上項建議，並決定設立「貿易與開發理事會」作爲執行機構，在日內瓦設祕書處（現任祕書長爲委內瑞拉人格雷羅）。

聯合國貿易與開發會議第二次會議於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九日在新德里舉行，與會者一三三國，代表二、五〇〇人，其中八八國爲發展

中國家。第三次會議於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三日至五月十四日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舉行，與會者一百餘國，發展中國家也增至九十餘國。

聯合國貿易與開發會議應該是一個「南北」合作的機構，但每次會議中都無法消弭「南北」對立的情勢。第一次會議中的七十七國集團，於第二次會議前，曾在阿爾及利亞首都舉行部長級會議，通過「阿爾及爾憲章」，作為向第二次會議提出的建議。第三次會議之前，該集團又於一九七一年十月在祕魯首都利馬召開部長級會議，商討會議中的策略，而通過了「利馬宣言」。這第三次會議因有毛共參加，越發提高了對抗的氣氛。

第一次會議中雖然通過了先進國家以其國民總生產的一%用於援助發展中國家，但實際上并未實現。例如，一九七一年日本對外援助五億一、一〇〇萬美元，僅當其GNP的〇·二三%。當時DAC（開發援助委員會）成員國十六國援外款額平均佔GNP的〇·三五%，日本在其中居第十三位。聯合國希望各國政府援助提高至GNP的〇·七%，這雖較第一次貿易與開發會議所定目標為低，但已當上述DAC平均比率的二倍，是否能夠順利實施，尚屬疑問。不過，目前發展中國家雖然也希望外援，但那已不是它們所要爭取的唯一重點。因為從一九五〇年代起，「北」方每年以不少資金注入「南」方，以促其工業化，然而那裏的經濟發展不如預期的順利。那些國家所負外債，一九六〇年時為二〇〇億美元，一九六九年時已達六〇〇億美元。

債台高築并不是一件好事，因此發展中國家希望在貿易方面找尋出路，第二次會議中曾討論過一般特惠制度，那是對發展中國家第一次產品特別予以免稅，以增強其輸出競爭力的措施。可是一則「北」方國家肯否認真實施是一項問題；再則這項措施只對已達比較發達階段的若干亞洲、拉丁美洲國家有利，與非洲各國無關，這是說在「南」方內也有差距，彼此意見并不一致。

第三次會議討論的仍然是有關國際貿易、財政援助等問題。另外還有貨幣改革問題，是針對國際貨幣危機給予發展中國家的損害而發。這次會議通過了若干與上述問題有關的決議，包括「關於調動發展中國家內部資源的問題」、「補償由於調整主要貨幣而造成的損失」、「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外流，包括債務利息，日益繁重的債務負擔」、「班輪公會行動守則草案」、「

對發展中國家中最不發達國家採取特別措施」、「對內陸發展中國家的特殊需要採取特別措施」、「關於「發展中的島國」等項決議在內。會中「南北」對立形勢鮮明，但「南」方以鬥爭性通過決議，須待「敵對」的「北」方善意執行，乃係問題的癥結所在。

四

蘇聯多次指責毛共「把世界劃分為東方和西方，劃分為白種人和有色人種，窮民族和富裕民族」等論點，是「既有反動的地理政治，又有露骨的種族主義，只是沒有從馬克思主義階級立場上對現代社會所作的分析」。又說：「毛澤東推出的一種新的理論，是所謂兩個超級大國和弱小國家的論點。根據這種論點，世界上根本沒有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之分，只有兩個超級大國就是蘇聯和美國，以及反對超級大國的整個其餘世界」。蘇聯認為這是背離社會主義、模糊階級鬥爭的論點。蘇聯又指出毛共不自稱社會主義「國家」，而稱為發展中的第三世界「國家」，其真正企圖是「指望作為第三世界的最大國家，自動地担負起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之保護者的角色，當它們的領袖」⑨。

蘇聯所云并非無的放矢，毛共確是把世界各國家民族，簡單劃分成「北」與「南」、富與貧、強與弱、大與小、白色與有色等兩大類，從中挑撥其對立與鬥爭。不過，那不是放棄階級立場，而是以那些口號掩護其階級立場，從事迂迴的赤化鬥爭。湊巧「南」方世界又確實存在着種族問題，并為資金短絀、出口停滯、國際貿易條件惡化、國際收支逆差增加等所惱，苦悶之餘，往往會在資源輸出方面故意與先進國為難，用「國有化」來束縛和限制外資，以及以報復的心情擴張領海等等。這就給慣於尋隙蹈隙的毛共以可乘之機，於是毛共對外鬥爭，就把重點放在鼓動種族仇恨、反大國情緒和資源鬥爭方面。問題是這會對「南」方的第三世界有所幫助嗎？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日毛共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周化民在聯合國貿易與開發會議第三次會議中講話時，首先指責南韓、南越和高棉代表不能代表朝鮮、越南和柬埔寨人民，其出席會議為非法，對東德沒有代表參加指為不正常，這是把政治鬥爭帶進會場。他抨擊帝國主義、超級大國阻礙發展中國家的

經濟發展，他給後者開出的處方是：「發展經濟首先需要自力更生，依靠本國人民的力量，充分利用本國的資源」。他仿效荀冠華在聯大中的口吻說：「中國（中共自稱——下同）同絕大多數亞、非、拉國家一樣，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國家，是屬於第三世界的」。可是，「由於我國經濟還比較落後，我們能夠提供的物質援助是很有限的」^⑩。除此之外，周化民在會中不曾提出任何建設性的方案。的確，他在講話中又重提到一九六四年初周恩來訪問非洲時所提充滿政治宣傳意味的對外援助八原則，同年五月二日毛共代表晏家華在上述會議中，又詳述了那八原則的內容，不過，他也不曾忘記附加上說：「由於我國經濟還比較落後，目前我們所能提供的物質援助還很有限」^⑪。

坦桑鐵路是毛共對外援助的「樣板」，但毛共不會廣開「善」門，等待對外援助已滿足蘇聯所指毛共的「地理政治」需要時，相信它會就此罷手。假如本文前引一九七一年「南」方平均個人所得二〇五美元是正確的話，則毛共的個人所得僅及其半，他如何能在發展核武器、購買機器設備之外，再長期挑起援外的重負呢？

發展中國家希望在貿易方面尋出路，可是毛共的輸出入產品與第三世界其他國家大致雷同，就很難互通有無。在毛共年間五〇億美元左右的對外貿易總額（去年數字）中，它最需要的是購買西方的飛機、機車、卡車等交通工具及其他工廠用機器設備啊！目前正大量從海外購進棉花、食糧的毛共，能對缺糧的第三世界有何幫助？富於刺激性的口號，究竟不能當衣穿、當飯吃呀！

蘇聯經常指責毛共的「自力更生」論，只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損害。蘇聯自稱一九七一年它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總額為二五億盧布，目前它和四四個發展中國家訂有經濟與技術協定，正協助它們興建七五〇個工業企業和其他項目，其中三五〇多個企業已投入生產^⑫。蘇聯的自我吹擂，當然不可完全採信。不過，在這方面毛共無力與它作競爭，也是不移的事實。

我們談一談毛共企圖利用第三世界的多數，孤立超大的少數，對自己是否就有利無害？答案該是一個否字。

毛共鼓動第三世界拒絕外資掠奪本國資源，它也指責蘇聯出賣自己的資源，那麼毛共本身就不能夠引進外資開發大陸資源，我們有理由相信「南」

方國家，不會准許毛共口是心非，自己放火可不要旁人點燈。毛共唆使別國沒收外國公司的資產，實施企業國有化，這會對外國投資發生嚇阻作用。我們也相信發展中國家，不會甘願讓毛共阻撓旁人拒絕外資而自己又引進外資。

天天高喊反帝反殖的毛共，突然把它過去指為「美帝國子」的尼克森，歡迎到北平去訪問。於是蘇聯在廣播中，立即指出毛共的言論和行動之間有着很大距離，說它在第三世界的聲望一落千丈^⑬。這話應該算有道理。蘇聯曾經屢次抨擊毛共支持巴基斯坦使用毛製武器鎮壓東巴人民，殺死三百多萬人民，使三千萬人流離失所，一千萬難民逃到印度，及至東巴獨立，毛共又反對這個擁有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孟加拉國進入聯合國。蘇聯說毛共出賣了整個民族解放運動，要第三世界引為沈痛的教訓^⑭。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毛共本來要支持巴基斯坦對抗印度，由於蘇聯警告第三者不許插手印巴戰爭，毛共就瞪眼看着巴基斯坦在十四天戰爭中敗於印度，損失了大部領土、人民和資源，而始終不敢出頭，於是蘇聯有理由宣傳毛共不是第三世界的保護者。據說，就由於此一事件，阿爾巴尼亞也覺得毛共不是一個可恃的靠山，因而逐漸對毛共冷淡。一九七二年八月，毛共在安理會使用否決權阻止孟加拉入會。可是，現今有八十幾個國家承認了孟加拉，甚至巴國議會也通過決議，授權布托總統於適當時機承認孟加拉國^⑮。看來毛共要感到進退維谷了。

今年六月，毛共的「外交部」長姬鵬飛在德黑蘭指責由於若干大國擴張活動的加強，威脅到波斯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表示毛共支持伊朗增強軍事力量等國防措施。姬某的發言引起阿拉伯世界的反擊，指其口吻與羅吉斯或巴拉維沒有差別。黎巴嫩報紙質問毛共「一方面與帝國主義及以色列的錫安主義鬥爭，一方面又支持伊朗對波斯灣的侵略政策，這二者究竟如何能使其調和」？親蘇聯的黎共機關報則指姬某發言表示「中共已成爲伊朗的同盟國，是中東條約機構（CENTO）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國軍事同盟」的朋友^⑯。就連親毛的黎共頭目沙傑拉，最近也因不滿毛共的中東政策而聲言背棄毛共^⑰。看來毛共插足第三世界而不攪入其內部糾紛漩渦的夢想是難於實現的。

毛共常自誇口說：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那句話的真實意義，說穿來就是普天之下，沒有一個國家是毛共的真正朋友！有的，只是酒肉朋友而已。

五

「南北」問題是存在的，先進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差距逐漸擴大，終會增加世界的不安而影響和平的建立。

從第二次會議時起，聯合國貿易與開發會議的主要目的，即在：(1)先進國家全力資助發展中的國家發展經濟；(2)前者予後者以特惠的關稅優遇；(3)穩定世界物價俾使後者得以增加它們出口貿易的收入。要達成此項目的，顯然需要前者和後者以協調合作的精神共策進行。因此，在該(第二)次大會時，印度總理甘地夫人的開會詞中所顯示的——如果「有」的國家不予「無」的國家以充分的資助，則「無」的國家就會用暴力來滿足它們的願望——精神，並不是一項最合適的方式。另一方面，年來先進國內部經濟問題也呈現出不少弱點，通貨膨脹、物價飛騰、國際貨幣制度的動搖，這使得貿易與開發會議揭櫫的目的不易實現，發展中國家的憤懣之情有增無已，而自從毛共加入後，更助長了鬥爭的氣氛而無補於問題的實際解決。

去年四月貿易與開發會議第三次會議時，由於墨西哥總統埃切維里亞提議，要在聯合國制定「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聯合國貿易與開發會議理事會設有「憲章」工作組，在日內瓦開會擬定綱要草案，要在今年聯大中提出。據悉該「憲章」認為現今的國際經濟關係，不能充分保障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權利義務關係，應將世界人權宣言的普遍規範確立於國際經濟關係中。其要點為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權利義務更為明確，將國際經濟關係基礎建立在和平共存、民族自決、不干涉內政、尊重主權、平等互惠之上。承認各國對其天然資源有永久主權，絕對不許先進國家從事資源掠奪。為了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獨立，先進國家有調整經濟結構達成合理的國際分工的義務。發展中國家為求免受先進國家的經濟支配，各國有權管理和控制其國家管轄範圍內的外國資本和多國籍企業的活動。

今年九月「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將在東京舉行部長級會議。據悉其預擬的宣言草案中，先進國已考慮到「南」方第三世界的立場與各項要求，而採取了若干以提高世界福祉為目標的措施^⑧。這是一項可喜的現象。自然，發展中國家也應作出相應努力，以求配合。例如，適度抑制人口膨脹，適合本國情況的經濟政策，政治民主化，開放性社會，普及教育，乃至

道路、港口、橋樑等交通通信設施的整備等等。總之，一個能够吸引投資，能够發揮自由創業精神，能够接受現代化生產技術的優良環境，是發展經濟所絕對必要的。

事實證明，「南」方經濟發展較速的，都是採行自由制度的國家，而試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竟沒有一個成功的先例(社會主義國家本身也在鬧經濟困難啊!)。因此，摒棄感情的影響，運用理智慎選經濟發展的道路，是萬分重要的。至於毛共，只是利用第三世界的原有組織和固有問題作鬥爭，以期達其本身目的，并非真是爲了第三世界。

註①：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澤東和美國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首次提及中間地帶，其範圍為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其意義是說美國未曾壓服這些國家之前，談不到進攻蘇聯。一九六四年元月廿一日，毛共「人民日報」社論「全世界一切反對美國主義的力量聯合起來」！文中以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經獨立和正在爭取獨立的國家為第一中間地帶，以西歐、大洋洲和加拿大等資本主義國家為第二中間地帶，其意義為鼓動此等國家反美兼以反蘇。毛共迄今仍使用中間地帶口號。

註②：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毛、林、周電賀阿爾巴尼亞正式退出華沙公約的電文中語。這個新時期是以新的策略與方式反對美帝、蘇修，而不是放棄反帝、修的立場。

註③：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即「非洲解放日」)「人民日報」社論「非洲人民團結戰鬥的節日」中稱，「至今還有約五分之一的非洲土地沒有獲得解放」。又說：「尚處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統治下的莫三鼻給、安哥拉、幾內亞(比紹)、津巴布韋、納米比亞、阿扎尼亞以及西屬撒哈拉人民的武裝鬥爭與羣衆運動，都在蓬勃發展」。意在鼓動反帝反殖情緒。

註④：過去印尼之蘇卡諾，加納的恩克魯瑪等，均屬此型人物。

註⑤：一九七二年四月廿日「新華社」聖地牙哥電。

註⑥：同月廿一日「新華社」聖地牙哥電，周化民在聯合國貿易與開發會議第三屆會議閉幕式稱：「作為第三世界的一員，我們……」。蘇聯曾指責毛共代表在會中不要人家稱它為社會主義國家，而稱它為第三世界國家。

七 結論

高棉能否以和談結束戰爭？先須研究敵對雙方有沒有擊敗對方的可能？龍諾政府明知無法驅逐北越共軍，所以不得不要求和談。至華府于宣佈定期停炸後，更表示不堅持不以施亞努為談判對手，以及在北越部隊未撤出前，即可開始和談，可謂已一再讓步；至于在叛軍方面的幕後指使者——中共北越，須看它們在高棉作戰有沒有席捲全境的企圖？龍諾政府的存亡，對其在高棉的勢力利害如何？

我們有理由認為如一旦龍諾政府及其部隊完全被叛軍擊潰，無論高棉執政的是赤吉蔑或施亞努，都不再對北平與河內馬首是瞻，假如是第三勢力掌權，則蘇俄將以金邊為其在東南亞的基地，藉以爭取各國共黨而封鎖大陸以至北越亦不能不對它就範。所以保持龍諾政府讓美國勢力存在，此既可以使高共及施亞努不敢不對它們倚賴以求存，亦可由美國勢力的存在而不致形成蘇俄的獨霸。何況擁有廿萬武裝部隊的金邊政府，縱使撤出金邊，亦可遷地固守。

以和談結束戰爭，在作戰的雙方而外，另有第三方面組成中央聯合地方分治的政府，實為勢所必然。不過停戰以後仍然相互搏鬥，以政治戰配合游擊戰的毛式戰爭，則將無法停息，這又豈是高棉人所能決定的高棉前途？

註①：法新社北平電，一九七二、三、三。註②：毛俄在印支的新爭奪，本刊、十二卷、五期、拙著，本年、二、十日出版。註③：「遠東經濟評論」，一九七二、四、廿二日出版。註④⑤⑥⑦⑧⑨⑩「東叛軍各派系」，南洋商報載美聯社特稿，一九七三、六、廿二。註⑪「內憂外患煎熬中的高棉」，一九七三、四、十一；及四、廿，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三、廿五，波士頓環球報；四、十九，及四、廿，紐約時報，分別為：(Daniel Southland, Charlotte Saikowski, Crocker Snow, Jr., And Malcolm W. Browne) 所撰。註⑫「時艱勢急話高棉」，中國時報，本年、八、十八，齊簡撰。註⑬「法新社巴黎電，本年、元月、卅。註⑭「高棉和談展望」，中國時報，本年、六、八，何燕生航訊。註⑮⑯⑰「施亞努答客問」，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七二、十一、廿六，Gemma Cruz Aranteta撰。註⑱⑲華盛頓路透社電，引述施亞努對美國「行列雜誌」記者談

高棉和談經緯與展望

話，本年、七、七。註⑳㉑「從國際背景看高棉前途」，本刊、十二卷、九期，拙著。註㉒㉓路透社北平電，本年、七、六。註㉔法新社巴黎電，本年、七、十五。註㉕南洋商報，本年、七、十九。註㉖合衆社華府電，本年、五、十八。註㉗法新社莫斯科電，本年、七、十一。註㉘南洋商報載法新社北平電，本年、七、十二。註㉙星島日報載美聯社金邊電，本年、七、十四。

——上接第78頁——

註⑳：全上。

註㉑：統計數字摘自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三日日本「朝日新聞」專欄「正式的南北交涉——UNCTAD大會的焦點」，四月十四日香港「大公報」縱橫談「看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及五月四日「朝日新聞」載西川洞「第三世界發展的方向」。

註㉒：以上所引蘇聯論點，見一九七二年四月三十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把中國稱為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及一九七三年元月三十日華語廣播談話：「中國自稱發展中國家的用意何在」。惟此等論點，蘇聯在宣傳中不斷反覆申論。

註㉓：同註五。

註㉔：一九七二年五月四日「新華社」聖地牙哥電。

註㉕：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二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蘇聯是發展中國家的可靠支柱」（二者題目相同）。

註㉖：一九七二年三月廿五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尼克森訪問北京後第三世界國家對中國的態度」。

註㉗：同年八月卅一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第三世界的「沈痛教訓」」。

註㉘：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日文「朝日新聞」晚刊第二面喀拉崙通訊。

註㉙：同年六月廿日「朝日新聞」。

註㉚：同年七月十六日莫斯科華語廣播文章：「北京在近東的活動」。

註㉛：詳請參閱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六日「日本經濟新聞」第六版所載案全文。